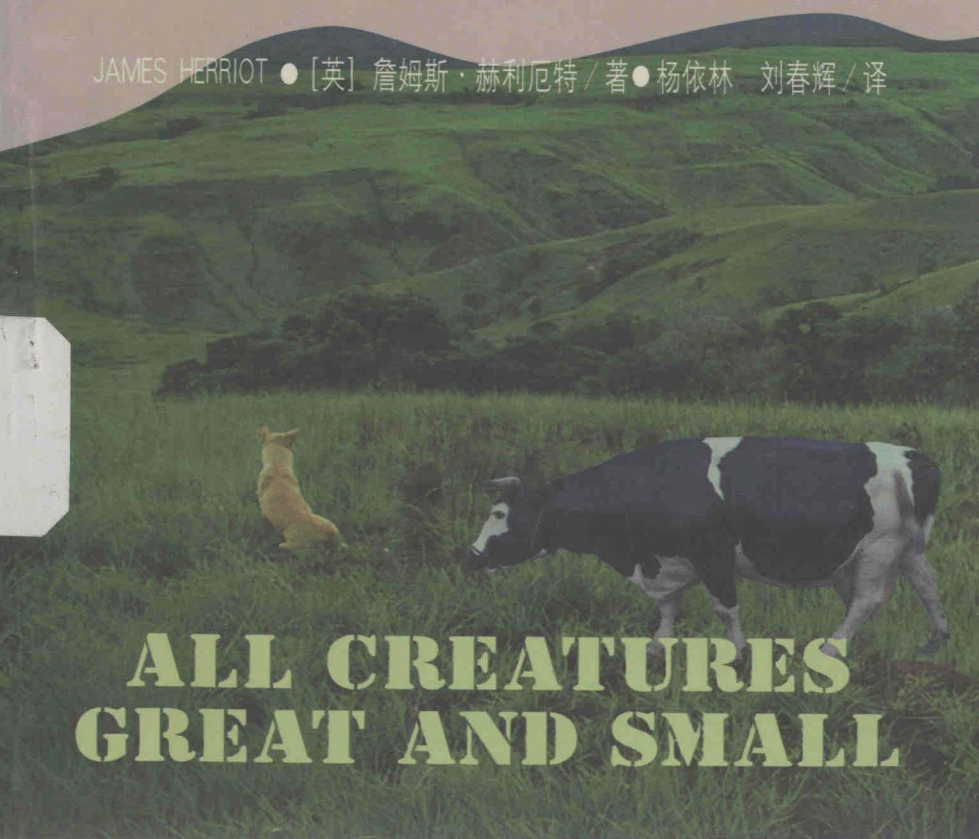


詹姆斯·赫利厄特
作品集 ①

- 荣登《纽约时报书评》、《出版商周刊》畅销书排行榜
- 英国《好书指南》、《书商》强力推荐

众生既伟大 又渺小

JAMES HERRIOT • [英] 詹姆斯·赫利厄特 / 著 ● 杨依林 刘春辉 / 译



ALL CREATURES
GREAT AND SMALL

众生既伟大 又渺小

JAMES HERRIOT

(英) 詹姆斯·赫利厄特 / 著

杨依林 刘春辉 / 译

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Chinese(simplified Characters)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(c)
1999 by Shan - Xi Tourism and Travel Press Published by ar-
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rts &
Licensing International, Inc.

中文简体字版本通过博达著作权代理公司授权
陕西旅游出版社独家出版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詹姆斯·赫利厄特作品集

ISBN7-5418-1637-X/C·20

I·吉…

II·吉…

III·小说—现代—英国

IV·1561·46

詹姆斯·赫利厄特作品集

著 者:(英)詹姆斯·赫利厄特

译 者:杨依林 刘春辉 张勇等译

责任编辑:马凌云 高明

封面设计:康笑宇

出版发行:陕西旅游出版社

印 刷:广东省番禺市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55.25 字数:1100千字

版 次:1999年1月第1版

199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1-8000

ISBN7-5418-1637-X/C·20

定 价:90.00元(全五册·每册18.00元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“书本里头从来不会提这些事，”当雪从敞开的过道吹进来落在我的裸背上时，我不由得这样想。

我脸朝地趴在一堆不知是什么的脏东西中间，手臂伸到一条正在使劲的母牛身体中，脚趾夹在石头缝中，我上身赤裸着，身上满是雪、泥、和干了的血。除了那盏冒烟的油灯所照出来的一圈光以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没有，书本上从来没提过要在黑地里摸索仪器，从没提过要设法在半桶水中消毒，从没提过凹凸不平的地面会刺痛你的胸膛，从没提过手臂会慢慢发麻，也从没提过当手指头要对抗母牛强有力的排斥的时候，手臂会慢慢瘫软。

从没有什么地方提过这种渐来的筋疲力尽，也从没提过这种无望的感觉。我的思想回到了兽产科书里的插图上：母牛站在发亮的地板上，长得帅帅的外科兽医穿了件雪白的外罩，保持着一个相当礼貌的距离，把手臂伸进去助产。医生在轻松地微笑着，农夫和他的朋友们也在微笑，甚至于母牛也在微笑。图中没有血，没有泥，也没有汗。图中的医生大概是刚吃完一顿好饭，走到隔壁人家为了好玩而顺便接接生，就好像饭后补充一点甜食似的。他才不用清晨两点冷得发抖从被窝里爬出来，也不用在冰雪中颠簸上19公里，瞌睡连天地盯住前面车灯照出来的一栋孤零零的农舍，更不用爬近1公里雪路到一个连门都没有的牛栏里去看他的病患。

我尽量地把手再伸进去二三厘米，我摸到小牛的头在后面，我艰难地试着用指尖把一条细绳圈套到小牛的下巴上。我的手臂一

直挤在小牛与盘骨之间，每次母牛阵痛用力的时候，其间的压力简直到了令我无法忍受的地步。母牛一松下来，我又把绳圈往前推了二三厘米，我不知道还能这样持续多久，我要是不能把绳圈套上小牛的下巴。恐怕它永远也无法见天日了。我咬咬牙，又往前推进了一些。

又有一小堆雪被吹进来，我几乎可以听得到雪融在我的汗背上的声音，我前额上也有汗，当我用力的时候就掉进眼睛里去了。

每一次的难产接生，谁都会有一个阶段开始怀疑自己。“这一次不知能不能成功？”我现在就处在这个不太自信的阶段。

我听到旁边有人在说话：

“最好还是宰了它吧，盘骨这么窄这么小，我可没看见什么小牛！”

“看它多肥，实在是肉牛的料，你不觉得送到屠夫那儿划得来？”

“小牛的位置不对，要是大块头的母牛，把小牛的头掉过来就是了，这头母牛可没什么指望。”

当然，我可以用肢解法接生，就是用铁丝套上小牛脖子，把头取下来。那种接生法的结果老是地上堆满了头呀，内脏呀等等。许多教科书都教你各种肢解小牛的方法。

可是这些方法对我现在一点儿用也没有，因为这条小牛还活着。有一次我伸得最深的时候，手指碰到了小牛的嘴，感到一个小舌头舐了我一下。这实在是出乎意料，通常这种胎位的牛都早已死了，多是因为颈骨受了子宫收缩的压力窒息而死的。可是这条小牛还活着，它肯定希望活着出来。

我走到又冷又脏的水桶边，把手臂用肥皂再涂一遍。重新趴下来，粗糙的地面把我的胸压得好痛。把脚抵住石头缝，把汗从眼睛上摇下来，第一百次地把手臂塞进母牛的身体里，先是小牛的腿，像沙纸似地刮我的肉，然后摸到了颈子、耳朵、头，我朝

着下巴的方向摸过去，那个下巴成了生命的唯一希望了。

真是不可思议，我已经这样工作了两个小时了，一心想把绳圈套在那个下巴上，为此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，推它的腿，轻轻拖住眼眶上面的皮……最后我还是得回到绳套的办法上来。

这回接生从头到尾都不顺利。农夫迪尔，是个沉默忧郁的高个子，很少开口，一副甘认倒霉的模样。

最糟的是他家叔叔，我刚进牛栏的时候，就很感意外地看到一个小小老头儿，戴了顶毡帽儿，安逸地坐在一堆稻草上。他一面装烟斗，一面动机不纯地等着好戏上场。“喂，小伙子，我是老迪尔的兄弟，”他用他那西边人的鼻音喊着，“我在里斯村那边种田。”

我放下我的仪器，点点头。“您好，我是詹姆斯。”老头儿精明地把我打量一番：“我的兽医是布尔先生，你总听说过他吧，人人都知道他，很了不起，接生小牛更是拿手好戏，我从没见过他失败过。”

我只好笑笑。随便什么别的时候，我都会很高兴听到别人对我同行的赞美，不过，不是现在。事实上，老头儿的话弄得我很不自在。

“我恐怕还没听过布尔先生，”我脱下夹克，极不情愿地剥下衬衣，“不过，我才来这一带没多久。”

小老头儿显得很生气：“你不认得他？只怕就你一个人不认得他，我们里斯村的人都觉得他了不起。”他急得跳脚，一面点烟斗，一面瞄了我身上的鸡皮疙瘩一眼：“布尔先生脱下衣服像个拳师似的，从没见过那么棒的肌肉。”

我突然觉得全身发软，脚里面像灌了铅似的。等我把仪器绳圈等放在一块干净毛巾上面时，老先生又开口了：“你考取执照有多久啦？”

“7个月。”

“7个月!”老头儿开心地笑了，吐出来一长串蓝烟圈，“嗯，那可算不得什么经验，布尔先生看我的牲畜已经10年啦，他可真行，我老是说，书本是一回事，还是经验第一。”

我给桶里倒了一些消毒剂，仔仔细细地洗完手臂。在母牛旁边跪了下来。

“布尔先生老是在手臂上擦一种润滑剂，”叔叔说，一面挺得意地抽他的烟斗，“他说光用肥皂水不够，子宫会发炎的。”

我初步观察了一下。这是所有兽医最伤脑筋的一刻。马上就能知道要么15分钟后就可以穿上衣服回家了，要么前面有几小时的苦差在等着他。

这一次我知道倒霉了，胎牛的位置很麻烦，头在后边又没什么空间，活像是个未成熟的头胎母牛，简直不像是怀第二胎。而且，胎水一定几个钟头前就破了，里面干涩无比。它一直在高坡上游荡，产期又提早了一星期，所以他们才临时把它安置在这报废了的牛栏里。总而言之，我要想上床休息，那可早着哩！

“小伙子，你找着什么了？”叔叔的厉声打破了寂静，“头在后面，对吧？那没什么，我看布尔先生接这种生看得多了，你把小牛转过来就是了。”

这种废话我从前也听过。我行医的短短经验早已教会我，所有的农夫对于别人的家畜全都内行，要是他们自己的家畜有毛病了，他们会赶紧打电话找兽医，要是邻居的家畜出了毛病，那他们的信心可大了，主意可多啦！我还注意到一件怪事，一般人还偏偏看重他们的意见。就拿眼下来说吧，叔叔很明显要硬充内行，他说什么迪尔家的人都言听计从。

“还有一个办法，”叔叔继续出着馊点子，“找几个帮手，把小牛用绳子拖出来，头朝后就朝后吧！”

我一面摸索一面喘气说：“里面地方这么小，我怕不可能把小牛转过来，要是让它头朝后地硬拖出来，母牛的盘骨一定会绷裂。”

迪尔家的人却不这么看，他们把眼睛眯起来，很明显他们认为我是在有意躲避叔叔的高见。

两个钟头过去了，失败业已在望，我在这块脏地上滚来滚去地干活，迪尔家人不出声地看着，迪尔叔叔不停地批评着。迪尔叔叔粗糙的脸都兴奋得发红了，小眼睛一闪一闪的，恐怕一百年都没这么开心过。他爬这一趟坡已经赚回去一百倍了，他的活力有增无减，每一分钟都能自得其乐。

我趴在地上，闭着眼，脸上的泥又干又硬，只有听的份没有还嘴之力。迪尔叔叔把烟斗拿在手里，脖子朝前伸着。“小伙子，你差不多了吧，”他兴灾乐祸，“我从没见过布尔先生这样吃力，他的经验多着呢！还有，他身体比你棒，真是棒，从来不感到累。”

恼怒没头没脑地淹没了我，当时，我真想爬起来，把这桶血水倒在迪尔叔叔的头上，跑下山去开车回家，远离约克郡，远离迪尔叔叔，远离迪尔家人，远离这头牛。而事实上，我仍然咬紧牙关，稳住阵脚，用尽我最后一丝力气向里推去，突然，我简直不能相信绳圈已经滑过了尖尖的小牙齿，滑进了小牛的嘴里。我小心翼翼地用左手拉紧绳结，这下子下巴果真给套上了。

总算我可以扬眉吐气了：“迪尔先生，请您抓住这绳子，我现在从里面推，您在外面拉，小牛头该可以转过来了。”

“绳圈要是滑下来了怎么办？”迪尔叔叔还不死心地问，我懒得回答。我用力推小牛的肩膀，同时对抗着母牛的阵痛收缩。我感觉得出小牛身体慢慢转向我了。“迪尔先生，拉，别放松！”我又对自己说：“老天爷，绳圈千万别滑下来。”头转过来了，我觉得小颈子小耳朵在碰我的手肘，我放开了小牛肩，抓住牛鼻子，免得牙齿碰伤了子宫壁，我把小牛头扶到它应该在的地方——前肢上。再把绳圈连耳朵也套上。“等母牛用力的时候就赶快向外拉！”

“不对，你应该先拉腿！”迪尔叔叔在一旁瞎指挥。

“我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！”我用力大吼。眼看着迪尔叔叔生

气地一扭头，退回他的草垛上了，我立刻觉得出了口恶气。小牛头出来了，身体也很顺利地跟出来，小家伙一动也不动地躺着，眼睛定定的，舌头发紫，而且肿了。

我先把它嘴里的泡沫弄清爽了，对着它的嘴用力吹气，接下来开始人工呼吸。我给它的肋骨推拿几下之后，小家伙出了口气，眼珠开始转动，一条腿还弹了一下。

迪尔叔叔把帽子取下来，不敢置信地抓了抓头皮：“好家伙，活的，我以为你搞了这半天它一定早死了。”老头儿显然不如先前那样尖锐了，只是空烟斗还挂在他嘴边。

我说：“我知道这小家伙最需要什么。”我扶住它的前腿把它推到它妈妈头边。母牛正侧卧在地上，它的肋骨起伏不已，眼睛半阖着，好像对啥都不关心似的。突然，它觉到小牛在身上磨擦，于是一切都变了，它的眼睁得好大，鼻孔拚命地闻，每闻一次它的兴趣就增添一分，慢慢地它挣扎成俯卧状，浑身上下不住地又闻又舐它怀里的小牛犊。像这种时候，大自然早已准备好了最奇妙的兴奋剂，当母牛的舌头舐它的小牛犊的时候，小牛的身子开始弓起来，一分钟不到，它已经可以摇头摆尾，并试着站起来了。

我笑了，这一幕是我所期盼的，这小小的奇迹！我觉得不管我看过多少次了，这一幕还是照旧感动我。我把身上的血与泥尽量地擦干净，不过大部分都已经干了，用指甲都刮不下来，得等回家后洗个热水澡了。我一面穿衣服，一面觉得好像谁拿棍子打了我半天似的，浑身都在痛，嘴巴好干，嘴唇都粘得张不开了。

一个忧郁的高个子靠过来了。“可以喝点什么吗？”迪尔先生这么问。我自己都可以觉得出开心的笑容爬满了我的脸。我看到一杯滚烫的茶上面还洒有威士忌：“迪尔先生，真谢谢你，喝一杯可太妙了，这两个钟头真够我受的。”

“不是的，我是问母牛可不可以喝点什么？”

“嗯？”我含糊不清地说，“可以，当然可以，给它喝，它一定

很渴，喝点什么对它都有好处，给它喝。”

我狼狈地收拾好工具，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出牛栏，外面还是漆黑一片，风夹着雪把我的眼睛都打痛了。我朝坡下跑去的时候，还听得见迪尔叔叔的声音：“布尔先生从来不给刚生产的母牛喝水，说是会冻伤了胃！”

二

这辆老爷巴士热得要命，我又偏偏坐在七月骄阳晒个正着的窗口边。我在我最好的外出服里面蠕动，试着想用手指把紧身领口松一下。在这种天气下穿这种衣服的确是蠢到家了，可是就在几公里路前面等我见面的人可能会雇我，我想第一面应当给他一个好印象。

好多的事都系在这次面试上。在这 1937 年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外科兽医，简直就好像是加入了领失业救济金的长蛇阵似的。由于政府 10 年来的忽视，农村逐渐衰落，而一向是兽医业主要对象的劳动马群也逐渐消失了。当一群年轻人苦读 5 年之后，迎接他们的热忱与知识的，只是一个冷漠的世界。《记录周刊》上通常有两三个职位，而平均总有 80 个兽医在申请。

所以当我收到约克郡的来信时真不敢相信是真的。西格菲·法诺先生（外科兽医）约我于周五下午面试，如果双方合意，则我将成为他的助手。我不能置信地抓住这条救生绳。多少与我一起毕业的朋友，只能在商店或船码头做劳力的工作，本来我早已经对我的前途不抱希望了。

当我逐渐接近目的地时，那些听来的可怕故事不断涌进我的脑海中，这些故事都是早期的同学受了几个月的行医之苦以后带回学校来的。助手们就像是泥巴似地被没有心肝的上司逼着做苦工及挨饿。像史蒂文斯，点烟的手一直在抖，他说：“从没有半天一晚的休息。他不停地吩咐要我洗车、割草、挖地、跑腿。后来他叫我扫烟囱时，我就卷起铺盖逃走了。”还有约翰斯顿：“我第

一件工作是给一匹马插胃管，结果我插错了，插进了气管，那马只跳了几下就砰的一声倒下了，死得透透的。我的头发就是那时候开始白的。”还有他们流传的普瑞勒的事，他去医一头腹胀的牛，当主人看到牛屁眼一直不停地放气而大为佩服时，普瑞勒有点得意忘形了，他掏出打火机来想点燃那些废气，不料一下子稻草着火了，牛栏烧成灰烬。普瑞勒事后立刻接下一件海外的工作，是在什么岛上来着？”

见鬼，这个故事一定是编出来的。我暗咒自己的想像力。不会的，事情不可能那么糟。我在膝盖上擦干手汗，集中精神来想像我正要去见的人。

西格菲·法诺，好怪的名字，可能是德国人。嗯，他慢慢成形了，矮，胖，开心的眼睛，满嘴的笑哈哈。可是同时我又挥不走一般人心目中的上司嘴脸——自以为是，冷眼短发的大块头。

巴士停在一条很窄的街上，一家杂货铺的窗口贴着：达罗镇的字样，我们已经到达了。空气好纯净，一种空旷、清爽的感觉迎面而来，使我觉得在过去 32 公里的行程中，扔掉了一些什么东西。都市的拥挤，油烟，都已离我远去。

顺着这条安静的小街，我第一次来到法诺宅院。我还没有看到那块旧式铜牌“西格菲·法诺，外科兽医”时，就已经知道找对地方了，因为墙边爬满了常春藤，正如信上所说的是镇上唯一有常春藤的房子，这儿可能就是我生平开始从事兽医业务的地方。

我站在台阶上，呼吸急促，好像刚跑完长途似的。要是我能得到这份工作的话，这将是我真正认识自己和体现自我价值的地方。

我按响了门铃，这下午的宁静立刻被远方一群什么狼嚎狗叫声给打破了。门的上半部是透明玻璃的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大群的狗争先恐后从一条长长的甬道里冲出来，对着门大叫。要不是我早已习惯于与动物为伍，真会马上转身逃命。事实上我还是

被吓得退了几步。这些狗有时候两三只一组跳起来叫。过了一两分钟，我总算摸清楚一点了，原来我初步估计的14条狗未免有点夸张，事实上一共5条。一条大灰猎犬，一条雄性西班牙狗，一条苏格兰狗，一条小猎犬，还有一条短腿狗。

我正想再按铃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大个子女人出现在甬道上。她吼了一个字，这些狗叫声立刻像变魔术似的停住了。她打开了门，这群狗都讨好地围住她脚跟转，翻白眼，摇尾巴，我从不曾见过这等奴才相。

“午安！”我把我最头等的笑容展露出来，“我是詹姆斯。”

门开了以后，这女人的块头看起来更大了一圈，大约60岁，可是她利落的巴巴头还是黑的。她朝我点点头，似乎在等我继续说下去，很明显，她对我的名字没有一点印象。

“西格菲·法诺先生曾写信给我，约我今天来。”

“詹姆斯先生，”她若有所思地说，“外科时间是6点至7点。要是你的狗要开刀，最好那段时间来。”

“不，不，”我尽量支持住我的笑容，“我是来申请那份助手工作的，西·法诺先生有信请我来吃茶并面试。”

“助手？那敢情好！”她脸上的线条松了一点，“我是海尔太太，给法诺先生管家，你知道，他是个光棍儿。他从没跟我提过你，不过，不要紧，进来喝杯茶吧，他不久就回来了。”

我跟着她走完长甬道，又转上了另一条走廊，我正奇怪还得走多久能到呀，她已经带我走到了客厅。

我问：“西·法诺先生出诊去了？”

“没有，他到布拉夫屯去看他母亲，我不知道他几点钟会回来。”她留下我一个人喝茶。

那些狗儿虽然也跟进客厅里，但显然对我放松了警惕，一开始，它们还趴在那儿，友善而不感兴趣地看着我，强打精神想撑住不睡。不到一会儿，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就充满了整个房间。

此时我可没心情跟它们一起享受。我有点失望！我全副武装地来面试结果被冷落在一旁。真怪！什么人会写信约人来面试而又去看他老母呢？还有一件怪事，要是我被录用，我就得住在这儿，可是管家妇并没有接到通知准备客房，事实上她听都没听说过我。

我的胡思乱想给门铃声打断了。这些狗儿像触了电似地跳起来，七嘴八舌、争先恐后地冲了出去。我真希望它们不要把它们的职责这么当回事儿，海尔太太不知哪儿去了，我只好起身开门。这群狗正在全力表现它们自己。

“闭嘴！”我大吼一声，狗吠的开关立刻关闭。它们可怜地围住我的脚踝，差点没跪着走。那只大灰猎狗更妙，它把嘴唇朝后拉出一个道歉的笑容。

我打开门，看到一个着急的圆脸，脸的主人穿着靴子靠在柱子上。“法诺先生在吗？”

“不在，请问有什么事？”

“等他回来你跟他说，就说巴罗山的夏普家的母牛要开洞了。”

“开洞？”

“对啦，这母牛才三汽缸，那不成啦！”

“三汽缸？”

“就是呀！再不想办法就糟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很可能。”

“行，就跟他这么说，回见。”

我心事重重地回到客厅。确实很糟！我刚听完我生平第一桩病例，而我一个字也没听懂。

我还没有坐稳，门铃又响了。这次我吼得够快，狗儿们都僵在半空中，它们很识相地回到它们原先躺好的椅子上。

这次是个外国口音的人：“我是莫利根，请法诺先生给我的狗配点药吃。”

“莫利根先生，你的狗怎么了？”他瞪着我，把手罩住耳朵。于是我用力大叫，“你的狗怎么了？”

“吐，吐得很凶！”

这下子说到我的长项了。我的脑筋立刻开始了查验病由的程序：“它吃过以后多久开始吐？”

“啊？啊？”

我靠近他的耳朵，用尽吃奶之力叫道：“什么时候吐的？”

莫利根先生点头，好像听懂了似的：“吐，吐得厉害！”

我想再叫也没用，就告诉他我会想办法，请他等下打电话来。他一定是会看唇语，因为他面露悦色，满意地走了。

又过了好久，我实在坐不下去了。从客厅走出去，穿过及膝的长草走到后院。这个鬼西·法诺到底死到什么地方去了？真的是他约我来？还是什么人跟我开了个大玩笑？我觉得头皮发麻，我最后的几个钱已经花在路费上了，要是这回面试是个恶作剧的话，我就狼狈到家了。

不过，出来四周看看，我觉得好过一点了，阳光满地，蜜蜂成群地在花间忙忙碌碌。一棵几乎遮满整面后墙的大山藤还在扩展势力范围，微风吹得它上面的花枝乱颤。一片宁静安乐的景象。

突然，有什么人在背后对我说话：“哈罗！”是西·法诺，一个又高又瘦的人，靠着墙站着，手放在衣袋里。好像有什么事让他觉得很有趣似的。他把手伸过来：“对不起让你久等，我是西格菲·法诺。真抱歉你来的时候我正出诊，我的记忆力坏透了，就是记不住。”

西·法诺仔细地打量了我好一会儿，然后他笑了：“进去吧，让我带你到各处看看。”

三

正屋后面一长排房子，是当年好日子的时候给佣人们住的地方。这儿，什么都显得阴暗窄小，好像故意要与正屋唱反调似的。

西·法诺先带我到第一间，空气中有乙醚和碳酸的气味。“这儿，”他的眼睛发亮，好像正在给阿拉丁的神洞揭幕似的，“就是药房。”

在盘尼西林发明之前的日子，药房是很重要的地方。成排成排贴了标签的玻璃瓶子，把整面墙从头到底排满了。我拼命地吸进这些熟悉的气味，成排的标签使我很受用。我仿佛回到了老朋友中间，好不容易在过去5年中把它们习性都摸熟了，我熟知它们的成分、功能，及其用途，还有那些叫人发蒙的不同剂量。主考教授的声音：“医马的剂量是多少？牛？羊？猪？狗？猫呢？”

这些架子上堆放的是兽医对抗疾病的全副武装。

我们边走边谈的时候，西·法诺显得越来越有精神了，眼睛发亮光，说话越来越快。他常常会跳起脚来轻轻拍拍某一瓶药，或是索性把瓶子拿下来看看，然后再温柔地放回架子上。“詹姆斯，看这玩意儿！”他介绍说着，“对付马肚子里的红蛔虫，这是最有效的药！相当贵，你知道，10先令一盒。还有这些龙胆紫，如果你放一点儿到母牛的子宫里，它流出来的东西马上会变颜色，立刻见效。喂，你有没有试验过？”

他放了几粒碘到一个玻璃碟子里，再加一滴松节油，一秒钟后，有一股紫色浓烟直冲天花板。他对着我发呆的脸大笑不止。

“像变魔术似的，对吧？我用它来医马的脚伤，这化学作用能

把碘深深推进伤口里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理论上是如此。至少，你不得不承认它好看，连最挑剔的顾客也会受感动。”

西·法诺差不多对每样药都有说词。每一样都在他行医经验中占有一席之地。有些瓶子的形状真叫美，厚重的玻璃塞子，拉丁药名深深刻在瓶塞上。我们两个站在那儿看着这一排排发亮的药瓶，一点儿也不曾想到它们不久就会变得没用了，一点儿也不曾想到旧式的药品使用的日子已近尾声。

“这儿是放仪器的地方，”西·法诺带我去看另一个房间。医小动物的仪器都放在绿色的架子上，整齐干净。皮下注射器、助产钳子、拔牙器等等。西·法诺把一个检查眼病用的照筒爱怜地从盒子里拿出来，“这是最近才买的，”他一面轻轻抚摸，“好东西！来，看看我的眼角膜。”

我把照筒的灯打开，颇有兴趣地检查他发光的眼晶体：“一切正常，我可以给你开一份健康证明。”他笑着捶我的肩：“好哇，我还一直疑心我这只眼有点白内障哩！”

他又带我去看医治大动物的仪器，统统都挂在墙上。紧接着是手术室，空荡荡的白墙，手术高台，氧气筒，麻醉剂以及消毒用具。“这一带很少有小动物的生意。我正在设法鼓励这一方面的生意，在牛栏工作半天以后，小动物可真是一个愉快的调节剂。要紧的是，我们一定得干得漂亮才行，许多老前辈对于猫狗是不屑一顾的，但是我们这一代一定要改变一下观念才行。”他走到房角的壁橱，打开门，我看到玻璃架子上放着外科手术用的小刀，大动脉的夹子，缝针这类的东西。

“你觉得如何？”我们走到外面时他这样问我。

“棒！”我说，“你的玩意儿很全，给我的印象很好。”

我好像眼看着他整个人都兴奋起来。瘦脸泛红了。先是小声